

A black silhouette of a warrior in traditional armor, holding a sword, stands on a dark, conical pedestal. The background consists of vertical stripes in shades of teal and light blue.

赫
赫
中
州
王

王州中赫赫

梁 斌 题

韩 仲 义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著名作家梁斌同志为本书题写书名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姜 录

赫赫中州王

韩 仲 义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公浴街1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印张 22 12/16 插页2·字数45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数7,141-21,307

ISBN 7-5317-0683-0/I·679 定价：10.90元



作者近照

韩仲义，1935年生于河北省青县农村。沧州卫生学校高级讲师，副校长，从事医学工作40年。30年来，在国内医刊上发表论文十几篇，与人合作出版医学专著《诊断学基础》（人民卫生出版社）一部；发表小说、散文、科普作品近百篇。其中《第一天》、《水晶女儿心》、《神奇的肽》（获河北省科普作品2等奖）等6篇，分别收入《河北青年短篇小说选》（百花文艺出版社）、《明天依旧要远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生命科学新浪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书。自1987年以来，先后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悠悠总统梦》（获河北省1989年金牛文学奖）、《赫赫中州王》、《曹锟风流史》（获河北省1991年金牛文学奖）。现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沧州作协理事。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我社出版之系列长篇小说“直系军阀乱世录”之三。

吴佩孚被称作直系的灵魂和主宰，他凶残暴戾，刚愎自用，主张“武力至上”，穷兵黩武，发动战争，制造灾难。终于，被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落得个魂断汀泗桥的下场。

目 录

第 一 章	夜走津门	1
第 二 章	兵进蒲圻	12
第 三 章	血战羊楼司	26
第 四 章	发誓报仇	39
第 五 章	以弦更张	52
第 六 章	釜底抽薪	64
第 七 章	神秘人物	77
第 八 章	迷人的光环	95
第 九 章	秀才造反	108
第 十 章	“弄潮儿”	121
第十一章	急速撤兵	136
第十二章	剑拔弩张	153
第十三章	直皖之战	170
第十四章	余烟渺渺	184
第十五章	中州王之梦	198
第十六章	锦囊妙计	215
第十七章	庐山真面目	231
第十八章	轩然大波	248
第十九章	暗中讥笑	267
第二十章	箭在弦上	286

第二十一章	一场大战	303
第二十二章	侥幸取胜	321
第二十三章	保洛角逐	337
第二十四章	毒如蛇蝎	354
第二十五章	武力至上	376
第二十六章	称王称霸	395
第二十七章	祸乱中州	412
第二十八章	到处碰壁	431
第二十九章	二霸争强	447
第三十章	“文雅”战争	463
第三十一章	六路兴师	481
第三十二章	四照堂点将	498
第三十三章	身先士卒	515
第三十四章	血战山海关	532
第三十五章	致命的一击	551
第三十六章	兵败如山倒	566
第三十七章	一路悲怆	583
第三十八章	四面楚歌	600
第三十九章	柳暗花明	616
第四十章	联奉讨冯	632
第四十一章	不祥之兆	648
第四十二章	垂死挣扎	665
第四十三章	龙争虎斗	682
第四十四章	魂断汀泗桥	700
后记		720

第一章 夜走津门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

在天津的曹公馆里，灯火辉煌，觥筹交错。天津名优——“九岁红”刘凤玮正在唱堂会。剧情是一个风流倜傥的小和尚和一个妙龄小尼姑，冲破教规的束缚暗中幽会，频频调情。他俩妙趣横生的表演，博得了听众一阵阵掌声和笑声。

直隶督军曹锟正襟危坐，手捻八字胡须，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儿，口中不时下流地叫着：“嘿，真他妈的来劲儿啊！”四个浓妆艳抹、娇媚百态的姨太太，围坐在他左右；心腹幕僚们吃着叫着，丑态百出。

这时，一个副官匆忙走进来，在参谋长熊炳琦耳根咕哝几句，熊炳琦满脸不快，又无可奈何地站起来，走到曹锟身边，陪着小心说：

“大帅，吴旅长有事求见。”

“不见，谁也不见！”曹锟正看得津津入迷，下意识地叫喊。

“谁？”熊炳琦刚要走，曹锟回过味儿问。

“吴子玉。”

“你怎么不早说？立刻传见！”

说着，曹锟站起来，掸掸狐皮绸面长袍，戴上水獭皮帽，大步流星向门口走去。熊不情愿地跟在后面。

来人四十二、三岁，上中等身材，清癯白皙的长圆脸上，一副通鼻梁儿，一双大眼睛，稍厚的嘴唇上留着疏疏朗朗的小八字胡。身穿一套可体的绿呢将军服，缀着中将肩章，腰扎武装带，肩上斜披一条金黄色绶带，胸前佩戴一排勋功章，脚蹬一双高筒大马靴。他气宇轩昂，风度潇洒，不象一介武夫，倒象一个文质书生。一见曹锟，他满面至诚，快步迎上来，在两米开外立定，“啪”一磕脚跟儿，行了个军礼。

“报告大帅，子玉冒昧求见，多有打扰！”

“哈哈，”曹锟伸出一双肥厚的手，“哪里哪里，你来了我高兴。快进屋，快进屋。”

说着，拉着吴佩孚的手进了东花厅。二人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坐定，差弁献上茶点。曹锟对吴佩孚的亲昵态度，常常遭到幕僚的忌妒和不满。现在，被冷落一旁的熊炳琦，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儿。他们寒暄了一会儿，曹锟令退左右，他斜倚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迫不及待地问：

“子玉，你从保定赶来，一定有要事相商吧？”

“大帅呀，”吴佩孚情真意切地说：“子玉听到督军团会议的一些情况，忧心如焚，夜不能寐，特来向大帅⁶⁶求教，一吐为快。”

“哈哈，”曹锟不以为然地说：“子玉，你多虑了，督军

团会议开得很好，我们已稳操胜券。”

对曹锟被人利用而全然不觉，反倒沾沾自喜的神气，吴佩孚哭笑不得。他知道，这时曹锟正抱着副总统的“热罐子”，在督军团会议上大出风头，三言五语是说不服他的。于是，耐着性子说：

“大帅呀，您老人家太……太厚道了。您看不见吗？段祺瑞在给您设置圈套儿。”

“哈哈，圈套儿？”曹锟自作聪明地说：“子玉呀，谁能给我曹锟设圈套儿？他们亲口答应我，待征服西南之后，选我作副总统。嘿嘿嘿，他妈的，黎元洪、冯国璋不都是从副总统升为大总统的吗？凭资格，论能力，我曹锟不比他们差，我怎么就不能做大总统？哈哈，我要是当了那玩艺儿，你吴子玉就是三朝元老，起码弄个陆军总长干干。天下就是咱的啦！哈哈。”他走来走去，十分得意。

吴佩孚对曹锟的浅薄和愚钝心里十分好笑，但仍装得十分虔诚地说：

“当然，大帅的才德与威望那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段祺瑞的许诺靠得住吗？据有人透露，他早把副总统一职，许给了张作霖！”

“什么？”曹锟瞪起一双眼，直直地盯着吴佩孚，半晌突然笑道：“哈哈，你别蒙我，这不可能，不可能。”

“大帅！”吴佩孚真意切地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让您替他卖命。胜了，他们坐收渔利；败了，可以除掉异己。危险哪！”

“啊，是这样……？”曹倒吸一口冷气，站起来，努着厚嘴

唇，倒背着手，挺着大肚子，在地上走来走去。吴佩孚也毕恭毕敬地站起来，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左右追视着他。吴趁热打铁，伶牙俐口地说：

“……自从今年七月，黎元洪下台，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继任总理以来，段祺瑞即以‘再造共和’的伟人自居，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总揽军政大权。他胁迫国会通过对德宣战，用武力解散国会，不顾国人死活，向国外大借款。他好话说尽，坏事作绝。为此，引起桂系军阀宣布‘自主’，滇系军阀公开反段，孙中山举起‘护法’旗帜。引起将弁离心，国民积怨，加剧了国内的动乱。段为了私己之目的，命傅良佐带兵入湘，周道刚、刘存厚带兵入川，挑起南北战争。”

“可冯国璋不同黎元洪，是个有地盘、有实力的北洋元老，当然不甘心做傀儡总统。于是，跟滇桂军阀暗中勾结，破坏段的作战计划。他唆使刘建藩、林修梅宣布“自主”，鼓动范国璋、王汝贤倒戈，致使傅良佐四顾孤危，不得不弃城逃跑。结果，段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宣告破产。段祺瑞棋输一着，冯国璋乘机于十一月十六日，下令解除了段的职务。但他不甘心失败，跑到天津来，使出全身解数呼风唤雨，纵横捭阖，勾来十省督军和督军代表，在孙家花园开会。他的目的不外两条：一是继续推行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二是对冯国璋鸣鼓而攻之……”吴佩孚最后说：

“大帅呀，您想想，他这不是把您当成一枚棋子，在走他自己的棋吗？我们可不能让人家当枪使啊！”

吴的一席话，说得曹锟啧啧咂舌，他重新坐在沙发上，连连点头说：

“嗯，言之有理。那么依你之见呢？”

“卑职以为，”吴佩孚也欠着身子坐下，“从长远角度看，段氏必败……”

“何以见得？”

“此人刚愎自用，专权霸政，上不能使诸将诚服，下不能使万众归心，久而久之，定会落得众叛亲离之下场。”

“不不不，”曹锟连连摇头，“子玉，你错了。拿这次督军团会议来说，参加会议的有直隶、山西、奉天、福建、上海等十二个省区，有张怀芝、倪嗣冲、张敬尧等十来员大将。比当年徐州督军团会议规模大得多。此外，出兵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直隶、山东、安徽各出兵一万，奉天二万，山西、陕西等省各五千，而且军费由自己负担。会议气氛也不一样，大有同仇敌忾，与西南一决雌雄之势！”

“嘿嘿嘿，大帅呀，”吴佩孚笑道：“那是拥护段祺瑞吗？那是拥护钱，钱哪。”

“此话怎讲？”

“段氏不顾国弱民穷，一味地向国外大借款，搜刮民脂民膏。各省军阀哪个不是有奶便是娘？只知索械索款，扩大自己势力，不管钱是怎么来的。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能持续多久？到头来，还不是落个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帅，凭心而论，你是真心拥护段祺瑞吗？”

“我拥护他个屁！老段、小徐的为人我焉能不知？”

“嘿嘿嘿，象您这样实在人都对他三心二意，何况他人乎？”

“哈哈，”曹锟心悦诚服地说：“有道理。子玉，你说下

去。”

“我认为，”吴佩孚摇唇鼓舌地说：“就目前讲，中国有三股势力：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张作霖隅居东北，休养生息，尚无力与中原抗衡；段祺瑞表面煊煊赫赫，不可一世，但苦于手下无兵，难成大事；唯冯国璋直接握有兵权，有长江三督死保，有长江为依托，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可以这样说：我们左袒而左胜，右袒而右胜。但是，皖胜，我们充其量不过一‘附庸’；直胜，大帅却可以尊居领袖地位，有望号令天下。”

“哈哈，”曹锟眼睛眯成一条缝，“你别逗了。有冯国璋这杆大旗，焉能唯我独尊？”

“大帅，这里有奥妙：按规定，冯国璋代理总统只是一年。一年后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正式总统地位。你想想，段祺瑞如今控制着临时参议院和安福国会，段对冯积怨甚深，他能让冯继续当选吗？我们不是正好借他之手把冯国璋选下去吗？此其一；其二，据我占卜相面观察，冯国璋福祿有余，寿数不足，不会活多久。大帅如站在直系一边，将来直系的领袖地位还不是非公莫属吗？”

“嗯，是这样，言之有理。”少顷，曹锟皱起眉头，“可是，我已经发了主战通电，又与张作霖等十人联名请北京政府颁布对西南的讨伐令，在会上我表示战到一兵一卒。木已成舟，骑虎难下，怎好出尔反尔呢？”

“明公不必多虑，”吴佩孚狡黠地一笑道：“敝人已想出一条权宜之计……”

“噢？哈哈，”曹锟转忧为喜，“子玉，你快说，我一切

听你的。”

曹锟对吴佩孚为什么如此言听计从？说来话长。

吴在投靠曹锟之前，云谲风欺，仕途十分坎坷。他先后拜倒在聂士成、王士珍、吴禄贞、张敬尧等人门下，都未得到重用。后来，在靳云鹏的推荐下，才改投曹锟。先后当过管带（营长）、标统（团长）。一次，他奉命去长沙督军公署协助工作，由于他学识渊博，办事精干，许多棘手事情，经他一办大多迎刃而解，甚得督军汤芑铭赏识。一次，汤面见曹锟时，对吴出类拔萃之才倍加赞誉，并要吴到其督军衙门任职。曹锟想，与其楚才晋用，不如楚弓楚得。曹锟一回岳阳驻地，就把吴佩孚升为第六旅长。吴对曹感激涕零，发誓要知恩必报。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不顾国人反对，疯狂推行帝制。蔡锷在云南举起讨袁护国大旗。袁急命曹锟督师南下镇压。全国反袁怒火越烧越旺，袁世凯走上众叛亲离和四面楚歌之绝境。面对这种形势，在前线替袁卖命的曹锟忧心忡忡，进退两难。他几次与吴密商。吴说：

“恩师啊，当断不断，祸患之媒。如不审时度势，恐以后对明公不利呀！”

“我与项城（袁世凯）相交甚厚，不可不顾啊。”曹锟为难地说。

“明公何不表面与之虚与委蛇，暗中与义师联络，将来项城失败，明公可免附逆帝制之嫌；义师倘成功，与项城之谊犹存也。”

“哈哈，就依你说的办。”

曹锟采取了明从袁氏和暗联义师的两面政策，果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公布惩办帝制祸首名单时，曹锟未被列入。从此，曹锟对吴佩孚越发信任，无不言听计从。

今天，吴佩孚见曹锟一再催问，他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说：

“我们不妨先提出一个‘先战后和’的补救办法，即一战而挫西南之锐气，然后再言和。这样，既可炫耀一下我们的实力，壮壮大帅声威，又可解您失虑之难，而且还不得罪冯国璋，真乃一举三得也！”

“哈哈，好！”曹锟一拍大腿说：“子玉，就依你说的办。我委派你为代理师长，率领我的第三师由京汉路出发，先驻扎在汉口待命入湘，相机行事。我让王承斌、阎相文、肖耀南三个混成旅也归你指挥。家里只留曹瑛一个旅留守。”

这是一笔两厢情愿的交易：曹锟想借吴这个打手，壮大自己的声威；吴佩孚想用曹的资本，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曹锟虽然听了吴的话，但仍抱着在这次战争中，捞个副总统的幻想。所以，不惜把自己的血本交给吴佩孚。听了曹锟的许诺，吴佩孚欣喜若狂，但表面上却装出不情愿的样子，说：

“承蒙大帅厚爱，子玉终生难忘。不过……”

“不过什么？子玉，你说……”

“这师长一职还是不代为好。”

“怎么？”

“子玉才疏学浅，资历欠深，张学颜旅长资格比我老，还是……”

曹锟知道他二人一向不睦，互相妒忌。但他更相信吴佩

孚，于是说：

“子玉，你放开手脚干吧，谁不听话你就告诉我，我管！”

“报告大帅，”吴咄地一磕脚跟说：“吴子玉万死不辞！”

“你吃过饭了？”

“在火车上吃了。”

“今晚宿在我处，我给你弄个漂亮小姐儿玩玩。”

“不不，我想马上回去，做做出发前的准备。”

“怎么，舍不得你那刚过门儿的小佳人儿？哈哈，你不抽大烟，不贪财色。唉，人生如梦，对酒当歌，当乐不乐，傻蛋一个。不要难为自己嘛，哈哈。”

吴佩孚无言以对，“嘿嘿”地讪笑。吴佩孚披上大衣，曹锟亲自把他送出门，上了汽车……

吴佩孚走后第二天，督军团继续开会。会上，段祺瑞宣布第二期作战计划：曹锟率第三师由湖北嘉鱼蒲圻一带进兵湖南长沙；张敬尧率第七师从湖北通城进兵湖南平江；张怀芝率第五师从江西萍乡进兵湖南醴陵……

就在会议即将结束，各位代表准备回去调兵遣将时，一个副官匆忙来到会场，把一份湖南前线发来的电报交给段祺瑞。段祺瑞展开一看，高兴得差点笑出声来，心想：“真乃天助我也！”但表面上却装作怒气冲冲的样子，“啪”一拍桌子叫道：

“真是岂有此理！这太不象话了……”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惯于逢场作戏的徐树铮走过来，拿过电报一看，在空中摇晃着，挑衅性

地叫喊：

“诸位，诸位，刚收到的前线消息：湘桂粤联军攻占了岳阳！把前敌指挥部设在岳阳城，在湘鄂交界的羊楼司、云溪一带部署了重兵，直接威胁着武汉。看这些南蛮子狂獗到何等程度？欺我北洋派没人了！我们再不动手，北洋派的天下完蛋了！”

他的话无异于火上泼油，会场一下炸了营。有的拍案而起，有的狂呼乱叫，有的登上座椅，有的干脆跳到桌上。真是群魔乱舞，丑态百出，脏话粗话全扔出来，一个比一个嗓门几大，一个比一个骂声高。

“誓与南蛮子血战到底！”

“坚决战斗到一兵一卒！”

“打到两广去，抄他老窝儿！”

“给冯国璋发电：他再不下‘讨伐令’就让他旁边凉快儿去！”

.....

湖南省是西南五省的前哨阵地，主战派要想征服西南，必先征服湖南。所以，从去年八月，段祺瑞就任命了新督军傅良佐、省长周肇祥，派去几万大兵。湖南原督军兼省长谭延闿面对北军的进攻，一面硬着头皮组织反抗，一面电请两广派兵救援。粤桂军阀害怕战火烧到自己头上，就组织了“护国军”，推举谭浩明为总司令，率几万大军援湘。他们第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收复岳州。因为驻守岳州的王金镜、李奎元、王汝贤、范国璋等师，都是直系或接近直系的部队，不愿甘心替皖系当炮灰，因此，双方没等交火，北军就放了一把火